



神佛今

檀林
阿娟 著

87
I247.5
2058
3

神佛

趙林
阿娟
著

神 佛 吟

檀林 阿娟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124千字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500册

统一书号10385·33 定价1.15元

内 容 说 明

《神佛吟》是一部长篇历史讽刺小说。取材于唐朝天宝年间流传下的传说。以北京西部山区的名刹古迹八大处为背景，撰述了一个千年奇案。

一个多才多艺的举子去京城长安考取进士，解人之危和当朝翰林供奉的妹妹定了婚，却因诊病实言病情得罪了当朝权贵，被诬为“反叛”。举子不得不倚仗着超奇的武功逃出京城，隐居于幽州尸陀林（即今天的西山翠微山）中的一个崖洞中。历经数年，以图有朝一日待机而发，施展才华报效国家。好不容易得到机会，禳除了京城瘟疫，得到当朝新天子的赏识，结果又遭佞臣诬陷诽谤，举子多情的未婚妻含恨而亡，众多无辜的人有被砍头之厄。届时圣旨又到：皇帝敕封并未出家的举子为“护国大法师”，如同强令举子出家为僧。举子被迫，只能持剑行侠，然后遁入绿林……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：那大庙终究修起，还塑了举子和尚状的丈二金身，让之享受着千年香火。

此部小说题材新颖，寓意深远，情节生动，文字流畅；是一部有趣味的好书。

作者简介



檀林，男，三十五岁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协北京协会会员，中国民研会会员等；自一九七三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一个女囚的自述》《燕子吕三》等七部与话剧、电影剧本五部等。

阿娟，女，三十一岁，系中国民研会北京分会会员，是北京法制报编辑、记者。自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，现已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三十余篇。



真假真假真假真，
假真假真假真假。
真做假时真亦假，
假做真时假亦真。
皇帝留下离奇案，
不握实据莫细品。
貌似相近解悬谜，
一笑却增精气神。

在北京近郊西部山区，风景如画的山林之中，坐落着一个由八处古老寺庙组成的公园——西山八大处。游人们兴趣盎然之际，常常要问：这样壮观的八处寺庙，最初由谁修建，又起于何种因由，建在哪年哪月呢？

这一带的老住户，不少人都能道出个 子 丑 寅 卯。

不过，他们讲的，兴许又是另一个传说了。我们且说说这一个……

—

唐朝天宝年间，也就是唐明皇（玄宗）李隆基在位的时候，京都长安城里这年正逢大考，全国各地的举子云集京城，跃跃欲试，以期殿试考取，得个进士，也好荣宗耀祖、显身扬名。间或有点抱负的，也要以此做进身台阶，弄个一官半职，逐步实施自己的治世之道。

此年此月，正是杨贵妃新承恩泽受宠皇上的日子，贵妃的亲族，全沾了光，封侯拜将、赏地赐号的不能尽数。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，更是身价百倍，做了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宰相。以女得志，鸡犬升天，一时风闻天下。封建社会本是重男轻女的，可是当年时风大改，成了“生男勿喜女勿悲”，以

致后来的大诗人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里写下了这样的感慨之句：

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怜光彩生门户，

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！

杨氏兄妹权倾朝野，不少正直的大臣，为保自身也不得不退避三舍，那些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，自然更变本加厉了。渔阳节度使安禄山，尤其寡廉鲜耻，他以一个壮年男子之身，拜倒在杨贵妃的脚下，认那个二十来岁的女人当干妈。安禄山这样钻营，倒也获得了加官进爵的好处。这样一来，朝野之风，也就因此江河日下。结党营私、狗苟蝇营、贪污受贿之事，竟从幕后，赤裸裸地搬到了幕前，毫不避讳。致使坏人当权，好人受气，怨声载道。

多少有志之士辞职以净己身，离开朝廷，愤而出走，他们悲伤绝望着。这些人中间，也包括不少知名的诗人、学者……

不过，也有不少正直的读书人，认为当此乱世之中，正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时候。志在做一个英雄豪杰大丈夫，知难而进挽狂澜，幻想效管仲、乐毅，仿武侯诸葛，立千载永垂之功，撰华夏不朽青史。安国兴邦，以显自己本色。

故此，虽说是朝纲不振，风气污秽，来京赶考的举子之中，仍旧不乏有识之士。这天中午，紫禁城外西横街的连升酒家内，住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青年旅客。他来的时候，骑马佩剑，马后驮着书箱和药囊，衣着不俗，却是独身一人，连个跟班仆从都

没带。他年龄在二十四、五上下，中上等个头，面色红润，五官说不上清秀，倒也端正，独有那两只眼睛，炯炯有神，透着一股锐气。连升店的堂倌看他的衣著，摸不清他是行文还是行武，是周游天下的侠士还是郎中，就任凭他挑了一间洁净的房子住下了。他在店铺的帐上是这样报着名字的：

秦越人 卢狄 字元中

按现在的话讲：他叫卢狄，字元中，是河北省任邱县人。

他在店铺住下，立即掏出了二十两纹银，叫堂倌安排酒饭，并说两三个月后才走，到日再结总账。又说，明日午时有个官客来访，叫掌柜的给安排一桌丰盛的酒席预备着。

堂倌见他为人慷慨，也就答应了。顾客是店铺的衣食父母，连升店没有特殊接待他，但还是以礼照应了。到了翌日，有一乘小轿，直抬到店门口停下，轿帘一掀，走下了一个帽插金花，腰缠紫带的官员，使店家吃了一惊，同时也引得住在店铺的赶考举子们纷纷议论，惊奇不已。原来：这个中年官员虽然品级不高，却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。他叫柳咏，官拜翰林院供奉。虽说是朝野许多有名的诗人才子并不欣赏他，他的宫廷艳词，却每每得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垂青。为此，他在京城颇有些名气。他进了连升店，掌柜的连忙迎上前，拱手问候：

“柳老爷屈尊鄙店，有何吩咐？”

柳咏略一回礼，便问。

“店家，你们这里住下了一个名叫卢狄的老爷吗？”

“不错，有，有！”

“烦你前面带路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大概，卢狄听到了外面说话的声音，不等掌柜的来到房前呼叫，他便推门而出。霎时，卢狄、柳咏四目相对，一同拱手当胸，开口言道：

“原来是柳老爷到了。”

“卢世兄，恩公，你果真住在这里。”

“请……”

“请！”

两个人十分亲密，携手共同进了卢狄的房间。掌柜的这时一面亲捧茶水侍候，一面吩咐堂倌给柳老爷、卢老爷摆下酒席。

这工夫，卢狄和柳咏便热烈地交谈起来。

柳咏埋怨卢狄，为什么昨日晨时，只在府门投了一个帖子就走，不进府住下，莫非见外吗？卢狄解释说：不是不想进府恭候，只因听家院讲，柳老爷一大早进宫伴驾去了，不知何时方回，恐不方便，又怕打扰，这才那么办的，请不要见怪。

少顷，酒席布上。两个人自饮自酌，柳咏嘴里，讲不尽的感激话，直说：

“卢世兄，恩公，当年小可病在幽州，不是令尊老人和恩公救治，在下早已是九泉之魂，哪里有今日？世兄大恩，柳某将永世不忘。”

卢狄讲道：

“柳老爷，治病救命，扶危解难，是医家本份，在幽州巧遇，自然而为之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

柳咏又道：

“世兄，你过谦了。小可在幽州，病入膏肓，没少问医寻药，哪想到越治越重，竟卧床不起，又囊中无有分文，奄奄待毙。更可恶的是那店家，竟将小可抬到了荒庙中，只差为狗之羹了……此时幸遇恩公到来，打跑恶犬，又请令尊诊治，最后还恩赐了盘费。”

卢狄接讲：

“不必叙旧了。十年前之事，还是柳老爷洪福不浅，方转危为安。”

“世兄真会讲话。在下请问：令尊老大人贵体目下可好？”

“已不在人世了……”

卢狄神色凄然。柳咏亦显得悲悲切切。少时，柳咏问：

“令尊老大人，何至寿短如此？”

卢狄回答：

“救时疾，弱中受染……”

“何种时疾？”

“无名高热，鼠疫……”

“只可惜了一位当代的扁鹊！”

又是一阵沉默，柳咏又问：

“想必是令尊大人的神方，尽传给世兄了。”
这时，他瞄见了客房东墙壁上宝剑旁挂着的药囊。

卢狄微微一笑，回道：

“小人本性愚顽，也就略得一二吧。”

“过谦，过谦……”

两个人又喝了一会儿酒，柳咏又想起什么，再问道：

“世兄此次到京，不知是游历，还是别有它求？”

卢狄本性爽直，况柳咏又不是初交之人，当年柳咏在幽州游历中落魄，卢狄不光救治过他的病，又将他接到家中住过半年，早已是无话不谈，便笑道：

“说来，请柳老爷不要耻笑。”

“不要叫老爷，还是兄弟相称吧。有话就讲，无妨的。”

卢狄讲：“好，既是你居高位还念当初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吾初次进京，不为游历，想搏得一第，求个用世的机缘。还望柳兄提携。”

“妙，好男儿当自强，世兄如此想法，可嘉可贺。”柳咏很高兴，举杯一饮而尽。

几杯酒下肚，卢狄也很高兴，他饶有兴致地问：

“柳兄，近来可有佳作，赐教小弟一二如何？”

柳咏也来了兴致，命堂倌取来纸笔，当下借着酒劲儿，将近来进献给贵妃娘娘的一首得意之作记

下。其中有几句是：

昨夜风乍起，今皱一池春。鸳鸯香径里，
手按红杏唇……

“世兄，见笑，见笑了。”

卢狄仔细看了两遍，见词句虽雅，气质虽幽，不过还是吟风弄月，透着一股靡靡之调，心里有些不痛快。一时乘兴，也提起笔来，笔走龙蛇，回赠他一首，那诗写道：

呈供奉柳兄雅正

柳不常青花无形， 绿貌红颜岁枯荣。
何时移情至黎庶， 莫令江山供寒风！

柳咏取来看过，不禁赞道：

“世兄不愧是医者世家，大作哲理动人，气质不俗，透着雄才治世之心。好诗，好诗！”

“见笑，见笑了……”

两个人又喝了一会儿酒，柳咏讲道：

“世兄，昨日圣谕要吾午时三刻过后，进御花园伴驾，王命在身，不敢迟误。请明日到愚兄家中，再为你洗尘。”

卢狄在京城没什么熟人，亦感寂寞，便点头应允了。

柳咏临走，笑着将卢狄刚才的诗稿取在手上，拢入袖中。卢狄一笑，任凭他去了。

二

翌日，卢狄果不失约，按时来到柳府回拜柳咏。

柳咏锦衣便服，亲自下阶相迎，还请出家母和两个男孩儿与卢狄见面。柳母慈祥亲切，柳咏七岁和九岁的两个儿子乖巧伶俐，使卢狄很高兴。

大家略坐片刻，柳母便吩咐设宴，招待恩公。

酒席摆在客厅之上，说不上十分丰盛，倒称得上是精致、素洁，色味俱佳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大家细酌漫谈，言语之间，渐渐由医家之道讲述到京都一带的风土人情。卢狄初次到京，感觉新鲜，且又由于幼年便在江湖上混日月，见识颇多，此刻，不禁放下杯箸，脱口

说出一番话来。他讲道：

“老伯母，柳兄，我一路进京，沿途所见，颇感不妙，险哉呀！”

“嗯？”众人一愣，不由齐问：

“这是为何？又险在哪处呢？！”

卢狄慢慢讲道：

“官宦人家大兴土木，修饰豪华宅第，致使梁木价格成倍上涨。穷门小户，见利谋生，不禁大肆砍伐山林。沿途所见，树少林稀。君不常听人道，林密雨急，林绝雨稀否？树木少了，必致久旱不雨。无雨，禾苗难生，干旱多风，沙土满天，有风吹来，只见黄尘飞扬。此乃是瘟疫将至之象，可谓不吉之兆。而我观街上往来之人，面皮微黄，眼目昏暗且布血丝者，累累常见。此种气色，乃是微有臃症之状。这种病人的粪便化为灰尘，随风而扬，又一不吉之事。由此又连到京中人士饮食之上。此一带风俗，喜尝鲜菜不烹煮者多。吃鲜固能开胃，可病尘洒扬其中，必随口入。固此，瘟病便要流行了。我观天象，若再逢三年大旱，京城将不免要临瘟神降灾祸了。此乃不妙，险哉啊！”

柳家人听完他这番话，深深折服，又不免恐慌，柳母急问：

“可有免灾之法？”

卢狄又道：

“祸至，再求避之，不免晚矣。但防患未然，却又无不可。”

“如何早备之？”

“不必多虑多愁，不过餐餐洗烫碗盏，且煮烫烹烧菜食，熟之以啖罢了。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！”柳母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此事容易。”

此刻，柳咏却不禁讲道：

“家母年高胃软，历来喜食素菜，且又要煮烫得烂烂的，我们随食，倒也罢了。只是京城之中，下至黎庶，上至宫庭，久食生菜，已成俗风，恐怕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如此看来，瘟疫，自难避免了。只是不知，贤弟可有疗治之法？”

卢狄笑道：“兄长，小弟若要回言，恐有夸口之嫌了。小弟愚顽，但幸蒙家父承爱，倒传存有现成的医方，可治此症。”

柳咏拱手谢道：

“如此讲来，天赐小弟到此，倒是黎庶的福份了。”

卢狄正言回答：

“小弟只要在京城，届时岂能见死不救？不过是尽尽本份罢了。”

柳咏赞道：

“好，好！不愧卢府侠义之风。”

“过奖，过奖了……”

“哈哈——！”大家一齐快活地笑了。

接下去，他们又继续吃喝闲扯，卢狄又对柳母讲了几条年高老人修身、养性、增寿延年之道。柳